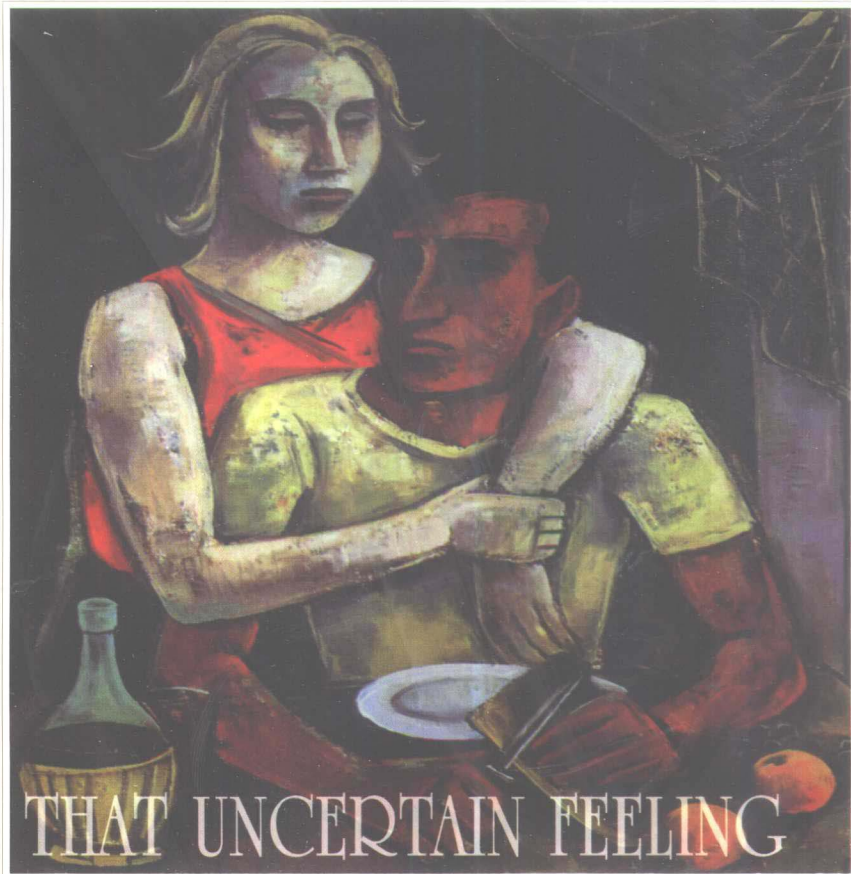


Kingsley Amis

译林世界文学名著
现当代系列



THAT UNCERTAIN FEELING

露水情

[英国] 金斯利·艾米斯 著
孙法理 译



译林世界文学名著
丛书

KINGSLEY AMIS

露水情

[英国] 金斯利·艾米斯 著
孙法理 译



译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露水情 / (英) 艾米斯 (Amis, K.) 著; 孙法理译, 一南
京: 译林出版社, 1999. 5
(世界文学名著·现当代系列)
书名原文: That Uncertain Feeling
ISBN 7-80567-928-2

I. 露… II. ①艾… ②孙… III. 长篇小说-英国-现代
IV. 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1999) 第 08316 号

Copyright © 1995 by Kingsley Amis.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arranged with The Literary Estate of Sir Kingsley
Amis through Big Apple Tuttle-Mori Agency, Inc.
Chinese language copyright © 1999 by Yilin Press.
登记号 图字: 10—1997—71 号

书 名 露水情
作 者 [英国] 金斯利·艾米斯
译 者 孙法理
责任编辑 赵 薇
原文出版 Penguin Books, 1955
出版发行 译林出版社(南京中央路 165 号)
E-mail yilin@public1.ptt.js.cn
W W W http://cb.nj-online.nj.js.cn/Yilin
照 排 译林出版社照排中心
印 刷 兴化印刷厂(地址:兴化市)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印 张 7
插 页 4
字 数 166 千
版 次 1999 年 5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5000 册
书 号 ISBN 7—80567—928—2/I·562
定 价 (软精装) 11.50 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序

本书作者金斯利·艾米斯(Kingsley Amis)1922年生于伦敦南部,中学毕业后适逢第二次世界大战,参军服役,在皇家通讯兵里任中尉。退伍后他就读于牛津大学圣约翰学院,获英国文学学士学位。1949年至1963年他先后在威尔士的斯旺西城和剑桥大学任讲师。他爱好科幻小说和爵士音乐。

1947年他出版了第一部诗集《灿烂的十一月》(*Bright November*);1953年出版了第二部诗集《心态一种》(*A Frame of Mind*),开始以诗人的身份步入文坛。

但他诗歌的影响远远不如他的小说。1954年他出版了第一部小说《幸运的吉姆》(*Lucky Jim*),小说里的主角吉姆·狄克逊被称做“愤怒的青年”,艾米斯从此成名。1956年他发表了小说《露水情》,也是“愤怒的青年”类型的作品。艾米斯从1961年起主要从事文学活动。

他的其他小说还有:《我喜欢在这儿办》(*I Like it Here*, 1958)、《英国胖子》(*A Fat Englishman*, 1963)、《翘辫子》(*Ending Up*, 1974)、《杰依克的东西》(*Jake's Thing*, 1978)、《俄罗斯迷藏》(*Russian Hide-and-Seek*, 1980)、《斯坦利和女人》(*Stanley and the Woman*, 1984)。他的这一类小说大多是揭露现实矛盾之作。比如《翘辫子》尖锐揭露了英国社会老人的晚境凄凉,《杰依克的东西》描写了中年人的庸碌无能,分析了其中的原因。

金斯利·艾米斯也写其他类型的作品。他的《反死亡同盟》

11674/11

(*Anti-Death League*, 1966)表面上是一部侦探小说,其实是对宗教的控诉。它揭露了上帝对人的残忍,从而否定了上帝。他也写地道的侦探小说,他的《詹姆士·邦德档案》(*The James Bond Dossier*, 1965)、《孙上校》(*Colonel Sun*, 1968,用笔名罗伯特·马克安发表)便是典型的惊险小说。

他未能忘情于他一向喜欢的科幻小说。他1960年出版的《地狱新地图》(*New Maps of Hell*),1981年出版的《科幻小说的黄金时代》(*The Golden Age of Fiction*),都是关于科幻小说的论文。他自己也写科幻小说,1976年出版的科幻小说《变化》(*Alteration*)曾获约翰·W·坎倍尔纪念奖。他还写过一本神怪小说《绿人》(*The Green Man*, 1969)。

1975年他出版了《吉卜林和他的世界》(*Rudyard Kiplin and His World*),是研究英国著名的小说家、诗人路德雅·吉卜林(1865—1936)的。

1979年和1980年他分别出版了他的诗集和短篇小说集。

此外他还曾写过一些有关政治、教育、语言、电影、电视和饮食的作品。

到80年代中期他一共出版了小说十四部,短篇小说集三部,剧本四部,诗集六部,其他著作(主要指论文集)七部。

1981年金斯利·艾米斯获基本教育委员会(CBE)奖。

金斯利的《幸运的吉姆》描写了出身中产阶级下层的大学讲师吉姆·狄克逊的遭遇。吉姆思想激进,对现存制度持尖锐的抨击态度,甚至主张把它推翻;对于假冒伪善、装腔作势、玩弄权术都极其反感。这个性格很受当时读者的欢迎,被称为“愤怒的青年”(Angry Young Man),成了当代英国文学里的“反英雄”典型。随后的《露水情》也是同一类型的小说。

“愤怒的青年”一语最早可能来自莱斯利·保罗(Leslie Paul)1951年出版的自传《愤怒的青年》。等到1954年金斯利·艾米斯

的《幸运的吉姆》出版,1956年他的《露水情》出版,“愤怒的青年”一语更加流行。他1960年出版的《找一个姑娘像你》(*Take a Girl Like You*),也是这一类的作品。

1956年约翰·奥斯本(John Osborne)的剧本《愤怒回顾》(*Looking Back in Anger*)上演后,英国皇家剧院的出版物又把该剧的主角,对阶级歧视抱反感、瞧不起上流社会装腔作势的吉米·波尔特称为“愤怒的青年”。第二年(1957年)奥斯本的第二个剧本《娱乐者》(*The Entertainer*)上演,由英国的著名演员劳伦斯·奥利佛任主角,“愤怒的青年”的思潮更加风靡一时,成了英国文坛的重要流派。

遗憾的是,“愤怒的青年”好景不常,到60年代初,这个匆匆兴起的流派又匆匆衰落了。它的流行只有几年工夫,但也留下了一些有相当特色的作家和作品,本书《露水情》便在其中,可以算做这一运动的代表作之一。

“愤怒的青年”跟美国的“垮掉的一代”同时,都兴起在50年代,都反映了青年一代对战后现实的幻灭和不满,两者遥相呼应。这两个流派的兴起和衰落都与当时的世界形势有关。二战之后世界局势大变,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一大批殖民地变成了独立国家,还出现了一个巨大的社会主义阵营。整个世界形成了反压迫反剥削的大潮流。受其影响,英美青年也出现了追求解放的思潮。“愤怒的青年”和“垮掉的一代”的许多思想都是这种思潮的反映。等到前苏联赫鲁晓夫当政,社会主义阵营出现动荡、分化,先后发生了波兰事件和匈牙利事件,接着中苏交恶,赫鲁晓夫垮台,世界局势又有了新的变化,这批青年开始第二度迷惘,这两个文学运动便衰败下来。

本书《露水情》的主角约翰·安纽林·路易斯便自命是无产阶级,到了阔人家里觉得自己是无产阶级的间谍在窥探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见那华贵的陈设便想到它们要耗费多少金钱,见到炼油

厂的油罐便想到那里装的是钱，可以买更多的马提尼酒、花园雕塑和埃及香烟。他愠怒之时甚至想大叫：“为朝鲜外长干杯，为马林科夫同志干杯。”可见这愤怒的青年是有明显的社会主义倾向的。

从1949年起金斯利·艾米斯在威尔士的斯旺西城教过几年书，以后才去剑桥大学。斯旺西原文为Swansea，意思是“天鹅海”，名字很美，想必也是个美丽的地方。在威尔士南部，濒临天鹅海湾，外面是布里斯托海湾。本书《露水情》的背景好像就选择在这个他所工作过的地方。书里的奥博达奚大约就是斯旺西附近的奥博达尔市。

《露水情》写的是这个威尔士小城的凡人小事。

自命风流、喜欢拈花惹草的图书馆职员路易斯遇见了有权有势人家的阔太太伊丽莎白。这时图书馆副馆长之职即将出缺，他已提出申请，伊丽莎白便利用关心这事和他来往，两人终于有了肉体关系。路易斯在这一问题上始终心情矛盾，一方面受到伊丽莎白肉体的吸引，一方面却因为对不起妻子而感到内疚。他曾经矛盾、愤怒、反抗，却总失败。但到他发现对他的副馆长职务的任命是出于人事倾轧时他愤怒了，写了一封措辞尖锐的信拒绝了任命，愤然离开了图书馆，带了一家人回到老家的煤矿区工作，和老年的父亲住在一起。他这样评价自己的辞职：别的逃跑是逃跑，可这个逃跑却是天才之举。但他回到老家不久，又遇上了别的女人的勾引。这一回他当机立断，刚接上火便找了个借口再次逃跑了。故事诙谐生动，令人忍俊不禁。

故事里没有英雄人物，没有浪漫情怀。婚内情很少恩爱，婚外恋谈不上激情，生活里的一切都那么单调乏味，庸庸碌碌，但是从平庸之中我们看见了英国人生活的本来面貌。我们看见了路易斯、伊丽莎白、路易斯的妻子吉茵、牙医和他的情人、高个比尔·伊文思、还有那个怪笑的惠特斯东的各有特色的性格。路易斯伶牙俐齿、尖酸刻薄，喜欢拈花惹草、卖弄学问，有时还带痞气。他

搞婚外情，但最爱的毕竟是妻子吉茵，对人事倾轧也表现了可贵的正气。阔太太伊丽莎白借威尔士文化运动搞戏剧出风头，借职务任命勾引男性，颐指气使，放荡骄纵，一次又一次地不忠实于自己的丈夫。她还有一套理论：世界上就没有人是靠自己的能力取得成功的。她因为骄纵使气，造成车祸，使自己受了伤。贤妻良母吉茵成天陷在家务里，带孩子、做饭、洗衣服、受邻居欺负，意识到丈夫有了婚外情心里痛苦，却因家务太苦，提出即使丈夫和伊丽莎白乱搞都可以，但一定要把那副馆长职位弄到手，让家里少受些苦。牙医的情妇追求浪漫，宁可做情妇，不愿结婚，一想到要正式结婚了，反而心情抑郁。比尔·伊文思是个复员军人，成了伊丽莎白的情场俘虏之后，只好百依百顺听她的支使，却终于反抗，与她闹翻。伊丽莎白的丈夫格露菲德-威廉斯在书中很少露面，却是影响全局的大人物，说话不多却很有威风。

都是凡人，都有弱点，可弱点和弱点不同，有的可以原谅，有的令人同情，有的却令人鄙弃。虽然没有多少大起大落的情节，大奸大滑或浪漫风流的人物，这一群人却反映了那时英国社会的真实的、不加粉饰的面貌，比起传统的小说来要朴质、真实多了。

这书的精彩之处主要在它的叙述方式。它充分发挥了第一人称叙述的作用。作者驰骋想象，通过“我”的思想、感情、追求、痛苦，刻画出一种活脱脱的性格，让读者看见了一批人，一种生活，一片天地。

我们在书里读到许多想入非非、妙趣横生的描写。比如第四章里说到路易斯不喜欢的酒：“酒里有一小片白洋葱，还扎了根签子。我从经验知道，那东西富于盐分和浓缩硝酸。”酒里竟含有硝酸，而且是浓缩的，真是匪夷所思。但一想，却也简单，那只不过是性格独特的路易斯对那酒的感觉。又如，在第九章里路易斯和伊丽莎白幽会，忽然伊丽莎白的丈夫回来了，路易斯仓促逃进了一个衣帽间，狼狈不堪，但在他躲好之后却悠闲地想道：“我可以在这儿

幸福地安度晚年了——饭从窗户送进来，厕所就在旁边，还有许多衣服可以铺成一张舒服的小床。”这里不但有英国式幽默，更有路易斯那牛皮糖式的性格。路易斯在为申请提升所参加的一次面谈会上遇见一个审查人：“他向我（指路易斯）伸出双臂很动情地说着话，仿佛想让我绕着桌子跑几圈，然后跳到他膝盖上去。”在路易斯眼里，这位审查人简直把他当成小狗了。这样的妙语在书里层出不穷，让你读时一路忍俊不禁。我们再引用一段吧，这是路易斯谈到自己在楼梯间里“开采”煤的一段：

“……在那漆黑一团的地方有半打史前时期的化石。我每天的任务是去开采出一些可燃的东西，作为燃料。为了完成那任务我常常把自己想象成一个邪恶的巨人，已经摧毁了图书馆的墙壁，正抓住一些借书人往石头地上摔打。每一次砰的一响都有一大团煤尘飘起，落进我的眼睛和头发，戴维斯太太的狗也会随之汪汪地叫个没完，这时一块橡皮擦大小的煤就会从大煤块上飞起，敲在柜橱的壁上，优美地丁当作响。这种敲击要一直持续到某次并不更强有力的敲击起了作用为止，那时那大块的煤便崩散成为小块，而那小块在我去拾起时又会像童话里的宝石一样化做飞灰。那时我常气得嗷嗷直叫。”

在这里我们看见的是以荒诞的笔触刻画的路易斯的心理，恨透了图书馆管理员工作的他想象着自己成了个巨人，把图书馆捣毁，把借书人一个个摔死。他厌恶敲煤（他把煤称做“史前时期的化石”，挺科学，虽然怪），于是觉得，敲了多次也不过敲下橡皮擦那么大块，而且像童话里的宝石，捡不起来。“气得嗷嗷直叫”是夸张，但也写出了他的烦恼和暴躁的性格。

本书的含蓄也很特别。它往往迷离惆怅，逗引你小心捕捉，等到明白之后你往往会哑然失笑。比如第六章里伊丽莎白对路易斯提到伊文思时说：“你当然不会是他的梦中情人。”伊文思是路易斯的情敌，怎么谈得上梦中情人呢？这话是反话正说，显得俏皮，耐

人寻味，不能只从字面上去理解。

又如第四章写路易斯和伊丽莎白谈话时，“往她靠近了一些，当然是为了听得更清楚。”细读此话，其实是“此地无银三百两”，他往她靠近是为了更好偷看她半露的乳房。再如伊丽莎白在女皇岬附近的舞场跳舞，被一个男人强迫带走，其实心里是乐意的，也许觉得特别刺激。这些地方都写得隐约闪烁，含而不露，需要细心体察。再如第六章开头比尔·伊文思讲到在一幢别墅里发现一个烂醉的德国军官，他们在他头边放了一个手榴弹然后离开时，“我”悄悄地挪了挪坐位，向四面望着，然后扯到题外去了。这里写的是“我”对于杀死可以做俘虏的敌人所感到的严重不安。

这类地方十分难译，太直露，失去了原作情趣；太隐约，读者又容易忽略。译者尽力掌握分寸，中国读者难以体会的部分译得露些，否则译得含蓄些，但仍然很难掌握，这就要请读者来评判了。

威尔士文化问题是本书情节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我们在这里略加介绍。威尔士最早的居民是在公元前 3000 年前从地中海经直布罗陀海峡来的，人种较矮而黑，然后从低地不列颠和欧洲大陆来了另一支人，较高较白。开尔脱语就是后一支人带来的。两批人共同居住在威尔士，便是今天的威尔士人的祖先。他们都讲开尔脱语。公元 5 世纪盎格鲁-撒克逊人进入英伦三岛，威尔士人曾经做过顽强的抵抗，终于被征服，但仍然不时有反抗。但英格兰语逐渐渗透，成为这地区的流行语言。12 世纪时坎特伯利大主教才使威尔士与英格兰合并，英格兰语更加流行。但几百年来，威尔士仍保留了发展它自己独特的文化的权利。威尔士区别于英格兰文化的传统文化是口头文化，特别保留在歌唱吟咏之中。经过几百年的变化，到 1970 年，全威尔士地区大体都说英语了，只有四分之一的人还会说威尔士语，却主要在偏远地区。目前英国政府实行英语和威尔士语双语教育，为发展威尔士的传统文学、艺术、音乐、戏剧设有威尔士艺术委员会。威尔士国家歌剧团和威尔士戏

剧团在英国的戏剧机构里也都是名列前茅的。威尔士戏剧团有英语节目,也有威尔士语节目。本书中所描写的威尔士文化运动原是应当受到支持的,但是,书中的伊丽莎白和她的丈夫格露菲德-威廉斯的那种支持却是浅薄、表面、例行公事的。他们那么吹嘘的威尔士诗人噶瑞斯·普罗贝特其实根本不懂威尔士语和威尔士文化,跟“用垃圾和羊粪涂得满身乌黑,满嘴里呱啦”的“从山谷里来的狂人”没有多大区别,其实是个骗子。在书里威尔士文化运动不过是一些以英格化为荣的威尔士人沽名钓誉的工具。这在小说里都有或幽默、或滑稽、或辛辣的描写。

本书原名 *That Uncertain Feeling*, 中文有译《模糊的感情》的,有译《那种不安感》的,都是把 *uncertain* 译作“不确定”、“不清楚”的意思。但据书中的感情而言,应当是 *uncertain* 的另一个意思:易变的,不可靠的。这是伊丽莎白的感情,是路易斯的感情,也是书中好几个人感情。所以我把本书书名译做了《露水情》。

孙法理

1998年8月于重庆北碚西南师大



“贝文借书卡已经过期，”我说，“得要换新的。”

那中年妇女摸摸她那像主教冠的帽子，隔着柜台对我皱了皱眉头，过了一会儿才说：“贝文太太说她只想借本像上次那样的。”

我已经习惯了这类事，实际上这儿可能发生的一切我都已习惯。“贝文的借书卡已经过期，”我仍然用那种调子(或者说没有调子的调子)说，“得要换新的。”

已是午后，我疲倦了，视力略觉恍惚。我的目光扫了一下高高的方形房间，懒懒地落到比肯斯菲尔德爵爷的蚀刻肖像(也许是银版照相什么的)上面。那肖像挂在手工艺品和业余爱好类作品部上方。比肯斯菲尔德爵爷在辽远的过去曾跟创办图书馆的事有关。现在他那形象在暮春的矍眈的阳光里发着亮，一副想呕吐却又打算忍住的样子。我隐秘地对他点了点头。

“今儿下午她不能自己来，路易斯先生，”那女人还在说，“因为她儿子的关系她得上食品办公室去一趟，所以我觉得在自己换书时可以替她把书还掉，然后再换一本。我常替她换书的。”

我拖延了一下，旁边的十多个借书人发出了声音：嘎嘎的皮鞋声，颇为响亮的嘟啾声，还错了书架或是书籍掉落的声音，还有离我很远处不时传来的盖日戳的声音。对这些我也习以为常了。我舔了舔右手的无名指，抿了抿开始谢顶处的头发，把瘦长的身子弯过一排排借书卡，让脸慢慢靠近了那女人的脸。我的脸圆圆的、红红的，我以前认识的一个姑娘说我一脸快活，可那已是我干图书馆活儿以前的事了。总之，我把脸伸了过去，使劲稳住我那灰色的眼睛，不让眨巴。眼睛开始疼了，可我总认为瞪着眼不眨能叫我显得

更威风,只要不眨巴我就能威风。可要是对着镜子不眨巴呢,就似乎不起作用了。可我想你不能指望那时能显出威风来。我对着这个女人,绝对地不出声音,仿佛在等她尖叫出来或是昏死过去。可是除了地理书部一个满载的书架轰然倒下之外,再也没有别的动静——那是另一个管理员在整理书。我很有分量地说:“贝文的借书卡已经过期,得要换新的。”

“可你以前都借的,路易斯先生,以前从来没遇到过困难,詹金斯先生——是叫詹金斯吗——他也一向借给我的。”

“爱德华兹太太,”我用同情的调子说,“我刚才的话你究竟听到没有?”

她畏畏缩缩地望望她那购物篮,里面装满对她那不幸的家庭已算是美味的食物。“没有。”她说。

这时候年轻的迪丽丝·琼丝从门口的大厅走进了借书部。那是个十六七岁的金发姑娘。她红扑扑的脸儿,扯弄着她粉红色毛背心的纽扣,很激动地说:“路易斯先生,我能跟你谈谈吗?”

“对不起,爱德华兹太太,请原谅。”我等到自己满脸堆出了成熟的平静表情——对这一手我比瞪眼睛的确要有把握得多,才回头对迪丽丝说:“现在说吧,迪丽丝,什么事?”

“对不起,路易斯先生,有一位太太来到参考书室查资料,很粗野,非常可怕,路易斯先生,真的。”

我离开爱德华兹太太远了些,放低了嗓门。“粗野”一词用在像迪丽丝这样的人身上,常常有耍流氓的意思,而不光是态度不好。“她究竟玩了什么花样?”我喃喃地说。

“蛮横极了,不断问我些关于有某些陈旧东西的书的问题,是谈服装什么的。我的确听不清她的话,可她就对我唧唧喳喳说个没完,而且越来越不客气——路易斯先生,所以我才来……”

“是个什么样的太太?”

“穿得倒像很漂亮,很有钱的,我看。”

“是的，我了解这一类太太。”

“一贯横行霸道，你明白。”

“对，我明白，那你为什么不找詹金斯先生去对付她？”

“找不到他，对不起。”

迪丽丝最善于找不到人，可又总能找到我，现在就是如此。“你到编目室找过没有？”我问，“还有传记部呢？”

我想了想自己为什么要找那么多话说。首先，无疑是因为她是个姑娘，这个事实轻易赖不掉。其次，她很可爱，高出于平庸与迷人的分界线之上。那是很美妙的。如果有第三的话，第三是什么呢？啊，也平常，可以假定为：如果暂时没有事，或者马上不会有事——这种时候还是很多的，我可以卖弄一番风流，花言巧语几句，虽然未必有什么明确的意图。总而言之，在过去那些日子我是常常那么做的——我指的是去年。其中总包含了虚荣的因素，不过经过精心处理的虚荣是防止苦闷的灵丹妙药。

这样我就飘飘然地站在那儿，手指头滴滴答答敲得柜台山响，直敲到迪丽丝叙述完了她寻找犹安·詹金斯的过程。其实我也不在乎帮她，便以自信的口吻平静地说：“现在你别着急，迪丽丝，我是乐意帮你解决问题的。”于是便提高了嗓门摆出公事公办的口气叫道：“那么好，琼丝小姐，如果你来帮助这位太太的话，我马上去给你办那件事。”

我装出专心致志的样子，心里恨不得能叫领导看见，却又因摆脱了爱德华兹太太而高兴得要命。我打开柜台走了出去，心里乐滋滋的，鞋子踏着深棕色的胶布地板吧嗒吧嗒响。已经是吃午后茶点的时候，读者渐渐少了，谢谢上帝。两个慢吞吞的老家伙从报纸阅览室出来，往大门走去。他们看去跟阅览室里其他的人一样一副穷酸样，也让我想起自己有多么穷，尤其是到月底就要交6镑11先令5便士电费。是的，原可以优惠3先令3便士的，可是现在已经太迟。格拉莫干郡电业局为什么非得要在月底以前交清电

费不可？要是他们欠了我的钱，我是可以宽限的。啊，是的，我有的是时间，根本不用急。可我一欠他们钱他们就非得让我马上交不可，立即交，现在就交，这不是蛮不讲理吗？

我立即分了心。当地大学学院的一个女学生在我前面几码的地方走了过去，我的眼睛立即不自觉地落到了她的腿上，然后又很自觉地跟着爬上了参考书部的旋转门。我给我自己注入了几分专注的神情，我得承认那多少是模仿本周影视厅的主要故事片里那个步履矫健、一脸冷笑的主角。你愿看我吗？那好，现在就是好机会，女士。请坐，好吗？好了，看个够吧。

我对一位过去的市长的画像伸了伸舌头。那画像挂在门口，是个皱巴巴的枯瘦的小个子魔鬼，像个拍卖行掌槌的。然后我想起了迪丽丝的那番描述，又不禁瘪了瘪嘴，露出一个更衷心的冷笑。迪丽丝穿得漂亮，是吗？那么，来奥博达奚公共图书馆借书的人老找她麻烦也就很容易理解了。跟爱德华兹太太谈话所产生的心情正好用来对付这位太太，不管她是什么人。

她现在是什么人，以前是什么人，我都不清楚，我看见的是一个30或35岁的女人，她很不耐烦地转过身来，面对着我。她站在一个陈列台前面，陈列台后面我们摆了一些周刊——当然不是全部周刊。是的，这种女人我很清楚。“我能为您做些什么？”我问道。我想摆出“你太不像话”的样子，自觉很成功。我那懒洋洋的劲儿消失了，出现了一种跟这种环境很不相称的敏锐劲，还加上了几分紧张。

她立即用她那大而黑的眼睛打量了我一会儿，忍住了嘴边的话——不管那是什么话，眉头舒展了开来。“能，我想你也许能。”她那深沉的，有教养的，挺英格兰味的声音增加了我对她的不信任。“的确非常简单。”

我现在才发觉她挺有魅力，宽宽的肩头，贴身的连衣裙，奶皮般白腻的皮肤，沥青色的头发。可是我却用希望能惹她生气的口

气回答道：“当然，我要尽力而为。我刚才从我们的一个管理员那儿得知，你在使她明白自己需要什么上遇到了相当大的困难。”

她又犹豫了一下，微笑了，露出一排紧咬的牙，像瓷器一样白。“啊，我看也有我的不是。我好像就是不能把问题说清楚……啊，顺带说一句，我是伊丽莎白·格露菲德-威廉斯。”

格露菲德-威廉斯在奥博达奚是最响亮的姓氏之一。听见这个姓氏从一个叫这个姓氏的人嘴里说出来，我便少了几分自信。但是我的政治任务显然是要装得并无印象。我只点了点头。

“我的丈夫是市议员，你知道。也许你跟他有过来往？他也是图书馆委员会的委员。”

“没有，没有来往过。”

“啊，遗憾。”我真佩服她，她竟没有因为我的这一回答而泄气。“说正事吧。贵姓是……”她望着我。

“路易斯。”我回望了她一眼。

“我要找的书是服装史，最好是有彩色图片的。他们要求我做达奚剧团下一回演出的服装设计。”她提起了当地这批对文化像芥末一样着迷的业余演员，却没有挤出我惊喜的含糊的叫喊，实际上我一声也没有吭。她说了下去：“背景是中世纪的威尔士，你看，我们当然要把一切都弄得非常逼真。”她歪了歪脑袋，蓄得很长的一绺黑发便落到腮帮上，一只黑色的悬式耳环来回摇晃起来。“你有什么建议，路易斯先生？”

我可以提出一两条建议，但跟目前的问题都没有直接关系，便只说：“到大学学院的图书馆去查查不是更好吗，威廉斯太太？”说话时我希望自己那加地夫^①广播员派头的刻花玻璃般的口音不会露馅儿。

^① 加地夫，英国威尔士的首府。加地夫的广播大概用的是英格兰英语，却未必地道。

“不错,从理论上讲我当然很赞成你的意见,可大学图书馆叫人烦透了,除非……”

我让她信口说着。我干这活儿三年,已经很有听话的本领。我考虑了一下她那高高在上的神气,猜想着她那神气已经养成了多久。可以估计那是从她的老公的地位来的,很可能出现在战后。不过那也没有什么,反正谢谢上帝,现在造就一位绅士已经不需要三代人了,是吧?我打了一个哈欠,等暂时的耳聋过去,便听见这位太太在说,她为了到图书馆借书,怕还得选上一门要读三年的课呢,“岂不是太过分了嘛。”

紧跟在这话后面还来了一个哈哈一笑,音量不小,一位正在读《视觉与听觉》的学生抬起头来。那人没有刮胡子,眼里一副不服拘管的神气。老帕瑞,一个以上课时几乎不断停顿著名的退休小学教师,也抬起了他那毛毵毵的脑袋,望了望期刊架边那个写着“肃静”的牌子,表现得十分烦恼。

我倒是非常平静地说:“我明白了。那么你曾经想到查查这儿的内容目录吗?”

“不好意思,我对于目录之类的东西相当无知。我的确一直希望能在这儿找到一个人,帮我解决问题。”

她突然抬起她那浓眉下的黑眼睛又望了我一眼,我觉得跟她闹别扭颇为愚蠢,尽管也颇为有趣。还有,我现在明白了,我此刻这种敌对并非在为迪丽丝主持正义,而是出于和一个带浓重英格蘭味的上层阶级人物谈话时常有的惶惑和自卫,这种感觉我原以为早已摆脱了。我还发觉自己相当喜欢这个另一阶级的女人的模样,特别是她戴了耳环的脑袋那种威风的样子,当然还有那头发和那穿在定做的或是非定做的衣服里的肩头。对自己隐瞒这个事实也没有用处。我决心不当影视英雄了,或者至少换个角度考虑怎么去学习他。

我微微眯缝了一下眼睛,说:“好吧,我也不在乎试一试。可我